

#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

王久辛



这天我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，来到了辛弃疾的终老之地阳原山，拜谒剑笔凌云、一心要洒血践行“九州归一，山河一统”的古风流人物辛弃疾。天有点阴，似水墨渲染，湿气未干。我们来到铅山县永平镇彭家湾村牛皮岭的阳原山半山腰，驻足望去，通往稼轩墓的神道有点窄，好在铺了新石阶，我们沿阶而上。来到墓前，眼见碑上中间的“显故考辛公稼轩府君之墓”已斑驳模糊，麻石砌就的墓冢有4层，顶堆黄土，墓前原有郭沫若题写的挽联石柱一对，上联：“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”，下联：“美芹悲粟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”。头顶上，有一块浮云停在苍穹，我在想，辛弃疾1207年谢世时，国家仍是山河破碎，那应该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乌云吧？否则，辛弃疾生前，怎么会把自己的新居命名为“停云堂”呢？那是家仇国恨未报的标志，时刻提醒他，要“收拾旧山河”啊！

## 1

公元1161年，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，欲灭南宋。只有21岁的辛弃疾毅然“鸣众不同”，参加了声威浩大的起义军。想想都吃惊，一个刚二十冒头的青年，竟能纠集起两千多人跟着他去拼杀，这是多大的感召力呢！没有点点滴滴、言行一致的行为示范，没有从心而至的信任与追随，绝无可能。这在辛弃疾自己献给皇上并藏于余的《美芹十论》里，就有白纸黑字记载。公元1162年正月，耿京命辛弃疾等人率表南归。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他们，任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，辛弃疾为右承务郎、天平军掌书记。然就在此时，义军内部生变，叛徒张安国等杀了耿京，降了金朝。辛弃疾闻此讯，即与统制王世隆等50余骑飞马急驰，面对5万金军大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捣黄龙。此刻，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相庆，辛弃疾等出其不意，杀将进去，扭住张安国的脖颈，就是一个五花大绑；之后，甩于马上，飞身跨骑，再次冲入5万金兵的围追堵截中，左冲右突，仗剑而出，按着叛徒张安国拼地而归。在临安，叛贼张安国被公审，枭首示众，鼓舞了南宋军民的士气。而辛弃疾的壮举，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的震撼，辛弃疾后来诗忆这段少年往事：“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檐突骑渡江初。”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。宋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。自此，开启了辛弃疾的仕宦生涯。

我坚信，任何教养都比不上血亲的言传身教。辛弃疾7岁就随父亲辛文郁带领族人偷着练兵，期待有一天能为祖国统一献身。遗憾的是父亲辛文郁、母亲孙氏早亡，他只能由爷爷辛

## 2

赞抚养。祖父辛赞是北宋末年进士，有文化，且精神健硕。“靖康之变”后，很多人跟着宋高宗赵构逃到南方去了，而辛赞却留在北方等待王师北伐。他是有影响的人物，所以敌国扼腕他到朝廷做官，出任朝散大夫、知开封府。但他始终不忘家国天下，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更是从来都不马虎。且每逢闲暇，辛赞就带着辛弃疾等子孙“登高望远，指画山河”，公元1154年和1156年，辛赞还两次要辛弃疾以应试为名，到燕京侦察地形，告诫辛弃疾时刻准备，机会来了方能大显身手。辛弃疾没有辜负爷爷的教导，一有机会，他便紧紧抓住，不仅自己走上了抗金的道路，还召英聚雄，带领身边的朋友和他一起奔向战场。

## 3

瓢泉，辛弃疾晚年的故居遗址，位于铅山县稼轩乡瓜山山麓。我们来到瓢泉，老远就看到迎面山下，有一块石碑，那是“铅山县文物保护单位”石碑，上面刻着隶书“瓢泉”两个大字。下边留白处刻的正是辛弃疾的《洞仙歌·访泉于期师，得周氏泉，为赋》：“风流万壑，共千岩争秀……”近看山脚下是大青石，其上内里的左角，是鬼斧神工般凹下去的一个窝，窝内蓄满了清澈见底的泉水。公元1186年，辛弃疾发现的那一泓天然石潭，就是这里，其“形如瓢，水澄淳”。据说：辛弃疾见状，钟情流连，夜宿泉边，并赋如上词一首，写的正是他内心的喜悦。我俯身向泉，撩起一掬泼向右眼，再撩起一掬泼向左眼，念想稼轩长短句那目视千里、直入魂灵的力道，必定与他那双锐目有关。我要沾沾大词人的福荫。

刚才直奔瓢泉，忽略了泉边坐着的一位老者，他正冲我微笑呢。我忙上前打招呼，老者指指上山的小路，我猜那示意是说：你不上去看看吗？稼轩当年就常从这里上山，你若真是来寻稼轩踪迹的，岂能不上？我仰头朝沿山的翠绿望去，望不到山头，却见正有一片白云停在我的头顶，阳光

## 茶祖居处

张雄文

晨晖醒了明亮鸟语，从云阳山峰顶滑下来时，我正坐在花溪园庭院间把盏慢饮，和着墙角虫儿的浅吟低唱。

杯中物是采自山间的茶。枕上听了一夜的山泉，舀一壶煮沸，冲入杯中，茶叶便徐徐舒展，似乎重回青春时光，从乌色缓缓化为金黄。茶汤先是清亮，带着林间奔淌过的本色，尔后透出山峦碧意，最终转为纯正金色，与滑落杯中的阳光水乳相融。啜一口，满口清香，隐隐还有花蜜之味，似乎有寻芳蜂蝶正翩翩赶来。

此刻，云阳山乳雾渐次消隐，清秋的天空高而远，任山头无边苍翠漫漈与晕染。峡谷深处的花溪园承接四围碧翠，草木毫无萧瑟之意；隐于高树间的楼阁古雅清幽；引自山泉的一泓曲水沿坡势跌宕，淌入庭院中央大小池塘；池中浮萍下偶尔有蛙鸣蹦出，其声如鼓。门外，成片古木耸出“枝枝相覆盖，叶叶相交通”的绿意，林下还有一条溪涧淙淙作响。再往前，便是似乎一年四季都姹紫嫣红的茶乡花海，花香穿透丛林，幽幽涌来。借眼前山水佐茶，我心静神逸，宠辱皆忘，一时竟有了山中神仙的感觉。

镀金熠熠生辉。这不正是辛弃疾写过无数遍的停云佳境么？“且饮瓢泉，弄秋水，看停云”。我三步并作两步，一鼓作气往上冲，好似回到了青春少年！

海拔300多米的瓜山不高，被我一口气登上，折了两个“之”字弯后才到小亭子。檐下匾额上3个大字突入我眼：“停云亭”。哦，这就是辛弃疾多次写到的“停云亭”么？廊柱上联：抚意烟霞松竹静，下联：寄情鸥鹭水云闲。吟罢站到亭子里遥望四边风光，心想：当年辛弃疾登高望远所伫立之亭，就是这里么？难怪老者示意我登山，那是希望我获得与稼轩一样的视野呀。当地文联的朋友指着山下左角的围栏给我们看，说那里围着的就是“瓢泉别墅”的原址，现在是空出来的闲地一块；而这个亭子，就是稼轩读书作词之余，常来眺望云的地方，也因辛弃疾爱“停云”、写“停云”而建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辛弃疾最少有十五六首词写到了“停云”，对“停云”情有独钟。那时稼轩四十多岁，却已经等白了少年头。没办法啊！只能弃官归野。可以猜想到：辛弃疾不改初衷，始终在等待着应召出战，甚至急不可耐。家仇国恨都没报，内心无法平复，辛弃疾只能效法先贤隐士，窝居乡野，以期安抚自己躁动不安又委屈伤痛的灵魂。

在去往鹅湖书院的车上，有一个与辛弃疾有关的问题萦绕在脑海中：如果没有辛弃疾那些烁金闪光的长短句会如何？想想看，他难道不是中华诗词歌赋大厦上，那最耀眼的飞檐翘角之一么？

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“弓如霹雳弦惊”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“千古兴亡多少事？悠悠。不尽长江滚滚流”“把吴钩看了，阑干拍遍，无人会、登临意”“看试手、补天裂”“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

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”“更无花态度，全有雪精神”“三军甲马不知数，但见动地银山来”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……这些豪情万丈的长短句，包含着英雄热血与家国情怀的极致表达，充盈着丰沛的精神力量，任何时候、尤其是国有危难之时，这些沉雄无比又锋锐无比的长短句，裹着沙场飞扬的气势与英雄虎胆一齐吼啸，恰如一柄柄出鞘的利剑，闪闪如电，又似惊涛拍岸，震撼着、鼓舞着人心。自辛弃疾之后，在中国历史上，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哪个没有读过他的词、受过他深深的感染呢？大凡久有凌云志的各路英雄豪杰，只要想起他的这些长短句，就浑身是胆英雄赳赳。包括在中国百年的新诗史上，大凡留下点名的诗人，又有哪个没有受过他的感染与激励呢？

据史载，中国思想史上有影响的两次“鹅湖之会”都在鹅湖书院举行：第一次，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两兄弟的哲学辩论，主题是：圣贤人格；第二次，是辛弃疾与陈亮纵论国家统一大业，核心是：英雄理想。

“辛陈相会”，朱熹邀约，由吕祖谦主持。虽是“二人专场”的“鹅湖之晤”，却将“英雄与理想”阐扬个透底，当然，这也是辛弃疾与陈亮，两位惺惺相惜的思想家、大英雄、大词人，一次难得的痛快淋漓的精神交流，整整10天。且结束之后，又有词作飞传，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、交集与交融。史记：陈亮到鹅湖当夜，辛陈就对酒当歌，共商复国大计，却因报国无路而涕泪长流。中国文人的“士”之精神，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一次极致丰沛的展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辛陈会与朱陆会，刚好形成了互补，一个是向虚的、从形而上的精神上探索“圣贤人格”，一个是向实的、从形而下践行“英雄理想”。这个小小的书院，承载了大历史观的两根粗壮的顶梁柱。我站在书院“讲堂”之中，想象着这些古代先贤的精神风貌，突然就觉得：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的精神，一直都萦绕在我们的生命与生活中，一刻也不曾离开过。

归隐后，辛弃疾在上饶生活了27年。公元1207年10月3日抱憾病逝，享年67岁。当年辛弃疾祭朱熹时写了4句话，用在他自己身上似更贴切：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谁谓公死，凛凛犹生”。他是一个坚执不二的人，是一个有着英雄抱负、胸怀天下而“猛志固常在”的人，尤其还是一个天真浪漫、无邪赤子般纯粹的人，正如他词中所说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他满眼热望，心怀美好地看待一切，不仅青山，还有人世。



一。《茶经》说：“茶陵皆产茶有名者。”陆羽还由衷称道说，湘茶首推茶陵。

炎帝后来“崩葬于茶乡之尾”，化作护茶的一抔春泥，归栖鹿原陂（今属茶陵析分而出的炎陵县）。公元前202年，汉高祖刘邦怀古思远，将这片茶乡置为茶陵县，以纪念炎帝神农氏。于是，茶陵成为全国唯一以“茶”命名的县，两千余年不易名。云阳山上下，至今多有炎帝跋涉的遗迹与流韵：洗药的山塘，种药的药垅里，将米粒从稻谷剥离的石米筛，最早卜葬的墓坑天子坑，炎帝之子少昊氏埋葬处太子坟，乡民祖辈们口口相传的传说……

炎帝居所之一——石龙里神农洞距花溪园不远，我曾久久盘桓于此。这其实是个天然溶洞。其时，炎帝与其族群穴而居，好在属罗霄山脉的云阳山天然溶洞众多，都是流水与石灰岩亿万年联手杰作。听一路鸟鸣，沿古木蓊郁的林间小径而入，神农洞隐于小径尽处的坡上。洞口不大，仅容三两人并肩而过，门楣上有斑驳凤凰图案，颇似古人们门牌。洞内别有天地，宽敞干燥，洞壁隐隐可见烟火燎炼痕迹，似乎在无

声提醒我：炎帝和他的臣民当年的确于此住过。当地人讲，在山的另一边，神农洞还有一个洞口，因年代久远，洞内已部分坍塌，两个洞口不再相通。

令我更欣喜的是洞外的野生茶。横山上蔽的松树、樟树与枫树，遍布山外难觅的矮茶，率性而长，树干不高，枝叶几乎贴着地面，叶片却照样苍碧精神，与普通茶无异。拈一片茶叶咀嚼，涩中带甜，清味绵长。矮茶丛中，间或夹有藤茶、树茶，都是平生未见的稀有茶种，也都伸枝展叶，苍翠沉郁，似乎在极力佐证茶陵是茶之乡的荣耀。它们的先祖，都见证过炎帝筚路蓝缕的辛劳。

去林外几里，是农舍错落、稻田纵横的潞水村。乡民们因先祖传说得来的远古记忆早已模糊，但村中一座神农殿凝固了不少记忆。神农殿古拙雅致，建于光绪八年（公元1881年），属硬山顶两进砖木结构。殿内陈设简陋，与一般农舍堂屋无异，像村中憨厚朴拙的老者。寝堂安设炎帝神农氏塑像。乡民们承继祖辈传统，年年祭日，香火从未断绝。袅袅青烟里，飘荡着对茶祖“以启山林”的无尽追念。

头天晚上，莱克星顿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。早上起来银装素裹，一片白茫茫，积雪已经厚了。我拿着铲子到前庭铲雪，四五只小鹿在雪地上款款而行。它们是一家人。在雪地里，人和鹿就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怀。

其实雪天的风景，每座城市都是不同的。莱克星顿是这样，我的故乡西湖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记得那年杭州雪下得特别大，西湖结了厚厚的冰，人可以在冰面上散步。那时候我二十出头，正在学画画，见到湖边一张积满白雪的空空长椅，感觉它很意境和内涵，就随手画了一幅素描。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整理电脑文件时重新发现了它，被它简约的画面抓住了心。那是一张什么样的长椅啊，它宁静、肃穆，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它梦幻一般的空寂。多少人来了又走了，只留下它固守寂寞和孤独。

然而它曾经是辉煌的。在它的身上演绎过刻骨铭心的爱情、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，也演绎过重逢的喜悦、孤寂中的独白以及夕阳西下时淡淡的忧伤。那些在椅子上坐过的人，无论是黑发少年还是白发老人，他们都被时光的河流载往更远的前方。因此在我眼里，这张椅子是有生命的，它承载无限和博大，承载人类与时空的内在关系。

还有一次是我去哈尔滨开会，某日晚上看冰雕回来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脑海里满满地装着色彩斑斓的冰雕，索性起床望着窗外的风景。然而许是为了御寒，哈尔滨宾馆的窗子有两道。我推开一道，便有寒风呼呼地吹进来。这是寒风刺骨的冬季，我站在窗前，第一次领略了哈尔滨雪夜里的孤寂之美。

多么安静，多么清冷，纷纷扬扬的白雪从天而降。我久久地站在窗前，忽然想起第一次投稿，我就投给了这座城市的一家文学杂志编辑。他在几次回信的落款上写着：“夜深人静时”，或者“大雪纷飞时”的字样。那时候我没到过



## 红叶醉黄岗

李朝俊

一道道黄沙山岗，一片片红叶舞动。人在这里行走，山巅是红的，山涧是红的，山道是红的，溪流是红的，人的脸庞是红的。

云山苍苍，清水泱泱，水击岩石，天光云影，黑的游鱼，黄的倒影，红的流叶，灰的滚石，青的溪草……沿潭慢行，对岸层林，犹如壁画，在天幕滚动。

“啾啾”几声牛叫，随之传遍山涧。水声撞山崖，崖音荡谷底，响彻山林岭道。这山“咯吱”几声野鸟飞出，那山一只野兔跳跃上岭头，眼前溪边松鼠撩水洗脸……山里规矩是人和野物如邻居，谁也不打扰谁。

山涧，水来石滚，上翻白浪，气势奔腾，滔滔不已。山上是溪，溪水无名，流而无言。山下是河，河通江海，名黄岗河，名大石河，名毛集河……河在岭两旁，河在山野里。三山间，岭连岭，两河口，红叶林，花满溪。

上山找野果是我的最爱。火红的乌桕叶间，果子白花地炸开，雪白如棉絮。远远望这乌桕树，云上升火霞，霞光映雪团。望着白白红红的树木，想起童年的我脱鞋上树，骑在粗枝上，提绳拉筐，眼到手到，捋木梓白果进筐，装满一筐，心满意足，从树上徐徐放筐落地，擦擦汗水解开枝上绳子，松鼠样顺树而下。白果白花花，香香的味道，从衣

口袋中，从手的五指缝中，从伙伴呼喊中，飘进鼻腔飘进肺腑。我在村里喊它木梓树，现在知道木梓树，就是书上的乌桕树。

云山山下，天空地上，红的太阳，红的树叶，幻成童话。雪中大起风，白雪纷纷红叶纷纷，如蝶如蜂在眼前飞舞。这景致是少年的我眼中的山色。

少年时我们不知道红叶一说，唤作“那黄桕柴”，靠在红叶白籽的树边喊“木梓树”，偶然遇到火炬树，喊红狐狸尾树很顺口。

站在伏牛山与淮河源之间，立在古老楚长城的南边，高天暖阳中的山岭，层林尽染。山路上，田埂外，堰塘角，村口对门山坡中，远处的高山岭峰上，都是黄桕、木梓生长之处。

黄岗在厚重民族文化史诗中的盘古山下，是红色的桐柏英雄山的一部分，桐柏山是千里淮河源之名山。这里昼夜温差大，叶片中的叶绿素分解，叶黄素和花青素成为叶子的主色调。在秋日晨曦间，椿树、木梓、爬山虎的叶，变黄、变绿、变红，变幻出金秋独有风景。

黄岗红叶在我心中激起无限情感，每片树叶在金光里若波涌，翻滚在桐柏山淮河源，在悠悠岁月中沐浴人心，在自然的季节里滋润万物。